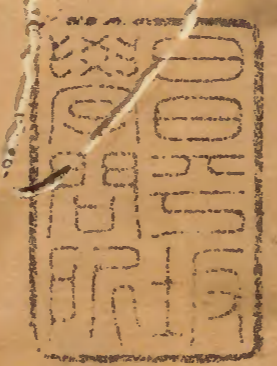


鄂國金佗稗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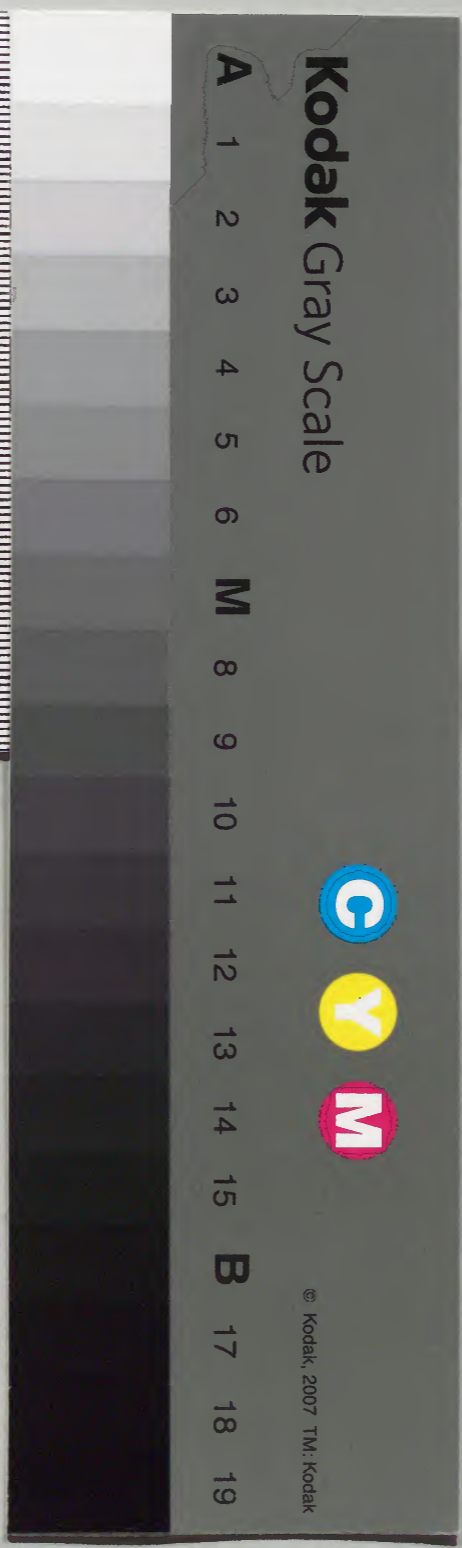
十八之廿一



漢書門		八	九	四	九
類	號	函	架	冊	冊
二	一	〇	二	〇	〇

內閣文庫		漢	書
八	九	四	九
類	號	冊	冊
二	〇	〇	〇
二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49
冊數	20 (8)
函號	287 90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八

淺草文庫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九



牘中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增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招安楊欽等申都督行狀

梁興奪河渡申省狀

乞襄陽府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劄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乞便宜黜賊吏申省劄子

進兵渡江申省狀

乞朝辭申省劄子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收到胡清等申省狀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論劉永壽等棄淮寧府申省狀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乞照應毋姚氏封號申省狀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乞致仕養疾申省狀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斬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旨恢復襄漢仰
遵 廟謨今已克平五郡惟信陽未下已調
發軍馬收復可以旦夕成功累准 御前處
分令飛條具利害防守之策來上飛已具管
見奏 聞去訖今月初七日再奉 指揮飛
之所陳皆蒙 俞允然今防守之策正在乎
分屯勁兵控扼要害飛雖已據數量差軍馬
於逐處屯駐然其勢力單寡難以善後况今
已近九月天氣向寒邊面尤當嚴備比聞諜

探虜意猶不可測飛朝夕計慮不敢少懈且
以初者恢復之時賊徒固守倍費攻取繼又
金賊劉合孛董偽齊李成合陝西河北番偽
之兵多至數萬併屯鄧州力拒官軍仰賴
君相之祐成此薄効今既得之實控上流
國勢所資尤宜謹守不可失也飛所乞六萬
之兵雖蒙 朝廷俞允然必待楊么賊平然
後抽摘第恐水勢未減江湖浩漲楊么未可
措手縱待十二月與正月間湖水減落便能

平治邊面備禦已失機會飛今見管軍馬兼撥到牛臯董先兩項共一千餘人合飛本軍都計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八人輜重火頭占破在內欲望詳酌令湖南留韓京郝最兩軍在潭州彈壓外將任士安吳錫軍馬盡數起發及江西軍馬內令選擇成頭項者勾撥三千人湖北帥司崔邦弼顏孝恭並撥付飛相度分守計此五項止是二萬人內有不堪披帶輜重火頭之數不下三五千餘乞

朝廷摘那以足六萬之數速賜遣發前來布列諸郡以為久安之計利害至重恐不宜緩伏望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尚書省

并

密院伏候指揮

小貼子飛被命於鄂州歇泊別聽

指揮謹已遵依外契勘兵將暴露日久例皆赤露天氣向寒衣裝未備欲望速降指揮令飛本軍老小於一處駐劄施行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
旨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其王太尉先
與水戰見陣少却之後有首領因明率衆前
來荆湖南北路安撫司出首雖蒙 朝廷將
田明補武義大夫榮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
人然至今未霑寸祿深慮無以勸誘自新之
人伏望特賜 指揮添差田明充衡州兵馬

鈐轄一次庶幾改過之人得以安卹謹具申
都督府伏候 指揮

增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奉 聖旨
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近遣武義大夫
閣門宣贊 仕將帶人船前去攻劫水
賊周倫寨 今據黃佐申今年四月十
四日到周倫 敵除當下殺死及掩

入湖賊

統制陳貴等九人奪

到衣甲

糧船了當契勘黃佐

首先

徒獲捷委是忠義勇敢理

降到空名告依便宜指

依前閣門宣贊舍人給付

申都督府伏候指揮

欽申都督行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六月二日

據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黃佐招安到水

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並到軍前除

已優加存恤外謹具申都督行府伏乞

照會謹狀

梁興奪河申省狀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飛先來結約

太行山忠義保社密為內應今據頭領梁興

等一百餘人奪河徑渡欲自襄陽府至飛軍

前除已一面招納外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乞襄陽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唐鄧隨
郢金房均州信陽軍元係京西南路今來收
復已久合仍舊貫欲乞改襄陽府路依舊只
作京西南路庶得路分速歸舊制以稱朝

廷正名責實不忘中原之意伏候 鈞旨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府自收
復以來未曾差置監司切慮無以按察州縣
欲望 鈞慈詳酌除監司一員兼諸司事務
庶得官吏勤於職事不致苟簡以稱朝廷
厲精核實之意伏候 鈞旨

乞便宜黜賊吏申省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克湖北京西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劄子飛一介寒微誤蒙朝廷委寄兩路不敢不竭愚鈍以圖報稱契勘管下州縣例經殘破正賴撫綏切慮州縣官或有蠹政害民賦污不法之人當此安集之初易以搔擾若不稍加振厲則民戶難以安業欲望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本司一面對移事理重者放罷仍具情犯職名奏聞所貴官吏修舉職事

西
宣
伏
候

鈞
旨

進兵渡江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今據諸處申到番偽賊馬厚重欲分路前來侵犯飛比來目疾雖昏痛愈甚深惟國事之重義當忘身遂不免於十一月十五日躬親渡江星夜前去措置賊馬外謹具申尚書省
密伏乞照會謹狀

乞朝辭申省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劄子契勘飛

准朝廷指揮令前來行在所奏事飛已

到行朝適值國郵隨班入臨欲候除服

日即乞朝辭伏候指揮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契勘近

准指揮令本司馬軍於扇箕船前行續准

指揮為扇箕船在後隔遠今次趙密軍馬後

行緣所管步人在前馬軍在後難以照會伏

乞指揮將馬軍步人同前行謹具申尚

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收到胡清等甲省狀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岳飛狀申今具節次收到歸

正偽統制統領官等下項

一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知潁
順軍權知鎮汝軍馬軍統制官

胡清

一統制官一十員武翼郎劉遇修武郎

劉德宗迪從義郎閤門宣贊舍

人游臯從義郎韓青秉義郎杜

彥揚宣揚珍成忠郎呂榮借補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李忠

一使臣一十員修武郎王賓保義郎薛

武校尉郭進張彥鄭德進武副
尉荆成周真借承信郎張立
若開具在前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而保武命密承節郎王進承信郎黃欽進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劄子飛竊聞

好生惡死天下常情若臨大難而不變視死

如歸則非忠義之士有所不能伏見左通直
郎直龍圖閣張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
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終能以全節自守
而不屈不惟飛知之士大夫無不知之今蒙
朝廷已叙復元官恩至渥矣然區區之心
欲望更賜敷奏特與優加褒異庶使天下
忠義之士皆知所勸冒瀆鈞嚴飛不勝皇
懼待罪之至

論劉永壽等棄淮寧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
狀申契勘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并史貴將帶
人兵棄城前來顯是退怯除已依軍法行遣
外其淮寧府別行差官措置伏望特降指揮
揮將劉永壽史貴更賜行遣以為臨敵不用
命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指揮
中興軍節度使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
申契勘飛近為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史貴擅
棄淮寧府城已將逐官依軍法行遣及申奏
朝廷乞將逐官更賜行遣外飛遂差統制官
趙秉淵將帶軍馬前去措置占守去後今據
趙秉淵申已於七月二十三日軍馬入淮寧
府城安貼官吏居民訖申乞照會所有淮寧
府伏望特降 指揮下淮北宣撫司差官施
行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乞照應母姚氏封號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
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二月一日奉
親筆賜飛母特封國夫人尋具辭免奉 聖
旨不允今月十七日蒙降封母姚氏福國太
夫人告軸契勘飛母姚氏見係太恭人其前
件告命却係榮國太夫人上擬封所有榮國
太夫人告即不曾祇受今來降到福國太夫
人告軸隨狀繳納前去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

密院伏候指揮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准恭都督行府劄子勘會制置使司近差官兵平蕩湖賊了當內奇功第一等入並已推恩訖其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岳雲亦係奇功緣雲係岳飛之子不曾保明除已具奏乞優與推恩外劄付飛照會契勘今來平蕩湖賊並係將士

戮力用命之功男雲雖曾隨軍前去即不曾立到顯效所有前項行府照劄飛即不敢令男雲祇受今隨狀繳納乞不施行謹具申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狀申准都督行府劄子勘會行府恭被聖訓應措置軍事一面相度施行契勘岳少保已除湖

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所有將來進發至京西路分行下偽界文字合添入河東二字以湖北京西河東宣撫副使繫階其行移湖北以裏州軍及關申朝廷并行府等文字自合依舊已於三月三十日劄下岳少保照會施行去訖須議指揮右勘會若將來有河北申到本司軍前文字即聽行節制仍於階內添入節制河北路五字餘依已劄下事理施行除已遵依指揮施行外契勘河東河北兩路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九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十

公牘下

- 建康捷報申省狀
- 承州捷報申省狀
- 賀州捷報申省狀
-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北京 虔州捷報申省狀

路分 虔賊捷報申省狀

北京 廬州捷報申省狀

裏州 平湖寇申省狀

依舊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行去 鵬旋即君捷報申省狀

檄

入節 奉 詔移偽齊檄

律詩

題翠巖寺

寄浮圖慧海

詞

小重山

題記

五嶽祠盟記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東松寺題記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建康捷報申省狀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下都統制岳飛
狀申照對飛自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起離建康府至廣德軍界與金賊六次見陣
收復溧陽縣及於常州界以來邀擊金賊襲
逐至鎮江府恭依 聖旨親提重兵至建康
府與金賊戰聞追殺過江收復了當其生擒
到偽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千戶留
哥及女真漢兒等今差使臣管押申解前去

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軍收

承州捷報申省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秦州鎮撫使兼知
秦州岳飛狀申恭依指揮選精銳分頭會合
及率人馬直抵承州掩殺金賊三次見陣獲
捷所有逐次生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高
太保等除身死外見管女真三人阿主里孛
董白打里蒲速里渤海一名李用契丹一名
毛毛可濕奚人三人王哥合主留哥漢兒

十二人李延壽趙月一張大李興門侯孝興
解德小兒麻大曹黑兒楊四兒楊章兒孫公
儀今差使臣某人管押申解前去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賀州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閏三月六日飛進兵離賀州二十餘里曹
成賊兵三萬餘人占據山險迎敵官軍即時

鼓率士卒掩殺賊兵敗走飛又率兵追至賀
州城東江岸其賊望桂嶺路逃遁前去飛尋
勾本軍離賀州二十餘里下寨並不曾放人
入城賀州錢糧係廣西經略安撫許冲下統
制歐陽臨羅選等差下兵占守所有飛一行
軍馬只沿路就賊糧斛食用飛見行進兵前
去桂嶺縣破滅曹成大隊次謹具申尚書
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收捕曹成除於
今年閏四月五日自遶嶺路下手掩殺曹成
下把隘并遊掠賊兵破蕩州界太平場賊寨
當月六日離賀州二十餘里殺散曹成下賊
兵三萬人十二日殺散北藏嶺上梧關守隘
賊兵占奪關口十三日殺散曹成發來照應
北藏嶺夾擊官軍賊兵一萬五千餘人除已

具殺獲次第捉殺人數奪到弓箭槍刀等申
樞密院外飛契勘曹成自桂嶺縣劄立大寨
至北藏嶺約六十餘里盡是山險河澗唯狹
路往來人馬不得並行兼北藏嶺上梧關蓬
嶺三隘所阻已取奪北藏嶺上梧關兩隘了
當至閏四月十五日進兵蓬嶺其賊嚴備隘
口把截官軍飛於當日未時以來分布兵將
一擁上嶺與賊戰敵其賊大敗四向奔潰殺
死及掩擁入河不知其數十六日取桂嶺縣

取奪大寨了當其曹成帶領殘零潰賊望連
州路逃竄奪到槍刀金鼓旗幟不計數目及
奪到被虜人民數萬人放令歸業飛見遣四
向搜邏勦戮追龍殺捕并關報廣東經略把
截乘勢掩殺外謹具申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恭奉 聖旨收捕曹成賊馬於今年閏四
月五日遶嶺沿路掩殺破蕩巢穴了當其曹
成奔竄廣東連州遂遣本司統制官張憲追
趕掩殺收復連州了當曹成已入湖南望江
西逃竄并曹成先發都統領王淵賊馬望桂
陽監路前去尋遣本司統制官王貴追趕殺
散其餘徒黨望江西散走賊勢大段窮蹙飛
除已躬親提兵勦殺招收外飛契勘捉到曹
成下將官張全等通說曹成軍中實有河北

河東山東京畿陝西等七萬餘人飛自今年
閏四月五日後來節次殺戮約及大半平蕩
指日伏恐 廟堂過憂上勤 宵旰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敷奏施行伏候 指揮
虔州捷報申省狀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
岳飛狀申契勘恭奉 親札處分措置虔州
等處盜賊飛准江南宣諭牒據吉州龍泉縣
申本縣被賊人彭友李動天結集頭領克賊

偽稱十大王已經四年攻破八縣大段猖獗
其彭友等賊徒見在本縣界武陵烈源陳田
三處劄寨飛恭依 聖旨先差使臣齎文字
前去招諭其偽十大王彭友等八頭項並不
肯聽從又結集求新縣界群賊尹花八等二
項賊徒三千餘人等迎敵官軍飛分遣統領
官張憲取一路王貴取一路飛躬親統率軍
馬取一路約期會合迎敵其賊沿山擺布飛
遂率將士戰鬪當日賊衆敗走下山奪到隘

口數處飛躬親督率軍馬分頭下山與賊戰
鬪殺死賊徒遍滿山谷并槍牌衣甲等及奪
救到被虜老小二萬餘人已放令遂便具錄
奏聞外飛續遣兵於山村搜殺不盡殘黨
捉到賊魁偽十大王彭友李滿并以次頭領
隨軍監防外謹具申
尚書省
密院伏候
指揮

虔賊捷報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

舒蘄州制置使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令飛躬親前去虔州討捕盜賊飛恭依
指揮起離到吉州有彭大名友等作過飛先
差人招安不肯聽從分布軍馬與賊鬪敵殺
死賊徒不知其數捉到彭鐵大并以次首領
李動天又往虔州分遣統領官說諭諸寨頭
目並不肯聽從遂行進兵於興國縣衣錦鄉
一帶節次逢賊見陣大獲勝捷并攻破山寨
數百餘座生擒賊首王彥鍾超呂添羅閑十

陳顥藍細禾謝敵鍾大牙劉八大五盧高處
置訖委是盡靜別無未獲賊徒今依_密院_密指揮
將實有功將士開具等第謹具申_密尚書省
_密院伏乞_密照會施行謹狀
盧州捷報申省狀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
飛狀申據統制官徐慶牛臯申部押_密馮前
來廬州到本州安泊未定間有番偽賊兵逼
近州城遂躬親率所統人馬出城迎捍鬪敵

自申時轉戰至酉時其賊敗走大獲勝捷殺
戮賊兵三十餘里除殺死并斬首級外活擒
到番偽賊兵八十餘人奪到馬八十餘匹槍
刀不知其數目賊馬走透前去飛契勘元差
徐慶牛臯等將帶官兵二千餘人前去廬壽
濠州天長軍以來掩擊賊馬今到廬州城下
逢賊戰鬪除在城內及在城南下寨官兵更
不開具外今具接戰實立功官兵五百四十
六人分爲等第謹具申_密尚書省_密院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平湖寇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飛近招捉
到水寨劉衡夏誠楊收揚壽石顥等及諸路
頭領小寨二十餘座并黃誠揚太周倫下徒
衆節次取問得願歸業人於六月十八日終
出給公據放散二萬七千餘戶各量支米糧
歸業外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

謹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據王貴
申偽五大王擁賊兵前來離何家寨四十里
地名大標木依山勢擺布迎敵官軍於十一
月初十日與賊交戰大獲勝捷謹具申尚
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小貼子飛契勘偽五大王擁番偽重兵

侵犯唐鄧州漢上一帶作過飛
遂遣發軍馬措置今雖獲大捷
緣已至蔡州界去京城大段比
近勢未能便行深討飛見星夜
前去相度若蔡州可下即行收
復差官主管州事畢班師別聽
朝廷指揮伏乞 照會
鵲旋郎君捷報申省狀

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
申據本司統領官李寶孫彥申探得金賊四
太子前軍四箇千戶將領馬軍大隊四千餘
騎前來宛亭縣界荆埋下寨寶等於五月二
十四日晚部領人船前去一更以來劫殺金
賊大寨殺死并擁掩入黃河不知數目殺死
千戶三人并鵲旋郎君奪到白旗一面上寫
都元帥越國王前軍四千戶字奪到馬一千
匹六月二日有番賊金牌郎君會起東京以

北番賊大隊前來寶等統率又兵向前掩殺
賊兵敗走望南逃遁追殺二十餘里殺死擁
掩入黃河不知其數奪到噐甲不少委是天
獲勝捷謹具申并樞密院尚書省伏乞日照會
謹狀日如時賊之州府去之及以來賊之
檄前來交亭親其賊之州府去之及以來賊之
太子前軍奉國詔移偽齊檄車與大將四十餘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
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

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為
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
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
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
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
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
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駟騎交馳羽檄疊
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
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

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
之梟群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
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協
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極溺
蘇不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
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
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
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
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

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連千載之
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
追謹連黃牒在前各令知悉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
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
散沙漠群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
酋席卷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
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
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下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詞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
起來獨自遶堦行
人情悄悄簾外月籠明
白首為

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
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題記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
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
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
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
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

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蹠血虜
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
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
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
僊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後
立竒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
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

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
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祈門西約一舍
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
王團練并幕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
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
密掩煙薨景瀟洒實為可愛所恨不能款
曲進程適候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

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
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
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
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
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
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
蜂蟻之群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

年七月初七日

鄂國金佖稗編卷第十九

得至此即當新結香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
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去飛題
將因金商新林幽谷葉十味賦曹成自桂嶺早
蕩巢穴之廣湖相恣皆安妥痛念之二聖遠
符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
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後歸故國迎
書十人師子日
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
蜂蟻之足為功過此因留于壁紀興二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四出之國韓世忠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通叙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
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
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
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
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為今日之榮而
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

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鄉。專制閭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自明主自信不疑。勲名既高。讒基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撓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士儻。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

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為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閤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沐綵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為也。蓋

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乎怒之吏
目擊冤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時同列之
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
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僂謂未足以懲猶
之可也朝上匪函暮拘天狴風旨之下凌虐
可知訖不能遁寸草之命僂及其身爲世大
耻而先臣旣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
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甚悉
殄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

爲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
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
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
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旣復
其官爵又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祿其
孫子子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
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
以尉部曲王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
雨露沾漑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復出史謀

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
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春渥有加亦未
先臣之榮者也 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
海老耄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 太上之本
心而 今皇所以奉 承而行之者也忠憤
之氣固有時而伸而徇 國之臣亦非姦邪
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
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
足者亦遂少紓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

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
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
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
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謹謹
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歎曰良將之遺
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
澈遂喻之以當以 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
聲如雷咸願各効死力至有爲岳公爭氣之
語澈慰諭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

復官之旨亦畧叙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
整雖小犯不貫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
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
不待臣區區之辨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
其寃而不知其所以爲寃請叙先臣之所以
寃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
而秦檜者寔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
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
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

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
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
戮力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
也疆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
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
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
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
已莫揜於捷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
覲於室撫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

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
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
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
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
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
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
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
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
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捃撫世忠

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
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
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捃撫
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
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
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
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
之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
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

心而諂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為尤切
唱和一辭遂啓天獄况當是時輔之以羅汝
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
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
西之逗留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
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
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
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
仇人之說而必成於徃行之內甚而陳首之

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興獄雖張俊
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辨皆可
覆也嗚呼冤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
論及先臣不覺為慟以為虜中所大畏服不
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為岳爺爺及先
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為和議
自是可堅而查籛嘗謂人曰虜自叛南之
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千金人勸上班師
兀术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

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寃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辨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翦外攘之尤彰天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蹶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

淮堧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穎陳數十郡復於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茲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齟齬待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

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
易簣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
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
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
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
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
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
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
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

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
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
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克焰
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
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
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
至形於色其間如閣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
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
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

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
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辨誣之五條雖天
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
夫庸俗騰於說按之 詔旨而不謬驗之歲
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 國史未
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 上召當
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 御札明著
其罪 日星焜耀 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
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密

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 煌煌奎畫尚
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
特先臣之不幸 廟謨 神筭鬱而不彰檜
之罪尤不勝誅矣 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
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
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
無攷也嗚呼此籲 夫辨誣之所以不得不
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
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

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
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
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
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
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
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
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
而先父臣霖州召還賜對便殿王音
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

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
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值先臣之事如李
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
贈之典而睿旨曲頌且有秦檜誣岳飛舉
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辨而自
明嗚呼聖恩虛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
得非以先臣勦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
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
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寘散可也

上歛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
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
闕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
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
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
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
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遠畧
爲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結
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

爲不必辨謹叙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

上欽察曰然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
聖謨而論之則忠臣之事可明時序之言可
聞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
蓋已出於不幸而先民之死餘二十年然後
得國金國所存國體存存始遂昭雪此其不
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
和議為懷姦以深入書計為輕敵以快違舉
為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為明異志以不結
婚不為親結為不效此臣又將哀憤之思而以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一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撰進

額天辨誣卷之一

建儲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
樞密副使岳飛不避嫌疑而妄貪非常之功
不量彼已而幾敗國之大事

熊克中興小曆曰紹興七年夏四月初張浚
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

持服乃棄其軍而去居江州下山以本軍提
舉事務官張憲主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
郎樞密院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為
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籍籍
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謀官薛弼請
憲強出臨軍憲喻羣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
官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
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政未幾汝輩軍法如
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十朝廷已遣敕使起

宣撫復矣張非父留者衆遂安回上詔飛入
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
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
戰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
在道常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
無知者此據朱勝非秀水間居錄曰時張浚
據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
收內外兵柄天不寒心又張戒默記曰薛弼
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謂戒曰弼之免於禍
天也往者丁巳歲被康謂戒曰弼之免於禍
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說首以丙午元子入
弼請之鵬云近謀報虜首以丙午元子入

京關為弼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
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
第班弼次之鵬下殿資宗之名弼造膝
上曰飛適來奏乞正殿資宗之名弼造膝
卿雖忠然握其幕於外此非與所當興也
弼曰臣雖小措凡密奏皆飛自書耳至九
但意見飛習小措凡密奏皆飛自書耳至九
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喻之弼受旨而
退嗟夫鵬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
又云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岳飛字鵬舉
戒隱其語若箇書生教之耳岳飛字鵬舉
但曰鵬云

臣珂辨曰臣聞事君有犯而無隱古今
之通論也自常情觀之堂陛九重
門庭萬里其所謂勢與位固扞格而不

相侔然其所間者勢位耳而所以一休
戚一利害者蓋未嘗不自若也隆古盛
時明良交會於一堂之上都俞吁咈不
匿厥指上以誠孚于下而下亦以誠應
乎上有猷則必告非道則不陳未聞教
臣下以避嫌疑也世變益下君道日尊
而後全身遠害之士始欲言而不敢乃
銖量而寸較之曰是近於嫌是近於疑
未可言也於是嫌疑之名始彰嫌疑之

名彰而後君臣之分缺天下之事始墮
於上聞矣雖然是猶非有以教之而使
然也身之欲全害之欲遠臆決而意料
不得不然也汝揖獨何見哉當清明
極治之朝而教臣下以嫌疑之避不以
隆古交孚之治望其君而以棄世全
身之計教其臣如是而任七臣之列居
敢諫之位固無望其有格君之功也
昔唐太宗嘗以人言魏證明黨詔溫彥

博按訊非是彥博曰證為人臣不能著
形迹遠嫌疑而被浮謗是宜責也乃命
彥博傳詔責之證入謝曰臣聞君臣同
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
下共繇斯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太宗
矍然曰吾悟之矣嗚呼證言盡之矣汝
揖之用心何其與證異也先臣雖奮自
單平然備位二府任兼將相國家之
事休戚是同維時翠華南巡國本

未定先臣激發忠義首建大謀密疏啓
聞深簡天意故璽書賜報褒諭
再三卒之朱邱肇開青宮茂建
堅與子之斷遂非心之願實先臣
一語之感悟有以基之在昔至和
間昭陵不豫諫官范鎮首抗儲議
并州通判司馬光聞而繼之故光之論
鎮以爲發議之勇過於貴育先臣雖未
敢以此擬先正然其用心之忠愛君

之勇抑亦庶幾於鎮與光之萬一汝楫
於此而以嫌疑罪先臣尚何辭哉雖然
位有崇卑則責有輕重夫視三事之儀
則上公經邦之任也分專閫之寄則重
臣出使之名也居高爵食厚祿而首鼠
畏忌不以一言報夫君此先臣之所
不敢也而亦先臣之所不忍也汝楫獨
非臣子乎坐觀國本之未立陰懷媚
竈之巧計嗜進不止阿容在列當其劾

先臣之時知有奉秦檜之意而已曷嘗
知有君父哉夫汝楫之位范鎮之所
居也范鎮之論若此而汝楫之論若彼
識者必有別於此矣論先臣之迹則若
涉冒言攷先臣之心則本於報國爵
位之已隆徼福之念無有也勲業之已
盛要名之念又無有也犯雷霆之威
陳天下莫敢言之計先臣雖至愚豈不
知愛其身哉身且不愛而謂其有徼福

要名之心可乎國有大議一并州通
判尚得以抗言而極論之先臣蚤被
不世之遇幾極人臣之貴以此視彼職
有加焉顧可謂其越職也哉使汝楫易
地而居於至和之時則貪功之罪不當
寘司馬光於先臣之後以是觀之則先
臣之首議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
有君而不知有身忠義激於其中蹈
危機而不之顧卒之小入乘間一積不

復哀哉先臣之不幸也當是時讒臣擅
當軸之位依城社之勢以死生之柄怵
天下以利祿之權誘新進其諱聞人言
如諱聞父母之名先臣乃於其所諱之
中擇其所尤諱者而言之亦宜乎汝楫
之謂愚也臣又聞之知仁宗皇帝因採
范鎮司馬光之議宰相韓琦力贊睿
斷大策中定授之論英祖詔令既
具將孚于庭而當時好諛之臣雜進其

說皆曰陛下春秋鼎盛子孫千億何
遽作此不祥事仁宗皇帝聖慮深遠
與天爲謀力卻羣言卒安大器臣
間因竊讀國朝事迹至此未嘗不掩
卷三歎而繼之以泣也夫受盡言而不
怒固本於人君之盛德而贊大謀
而不惑尤資於大臣之明斷若時先正
韓琦以盛德元勳光輔王室維持正
論上開帝聰故一時諛臣之進說皆

逡巡卻立而范鎮司馬光之議不惟不
得罪於當世而且卒行其言先臣幸遇
明主而不勝羣邪之害正遂以殞身即
時而論罪檜與汝楫詎可勝誅哉嗚呼
范鎮司馬光之說不避嫌疑之尤者也
諛臣之論能避嫌疑之尤者也然自
至和迄今百有餘載天下之公議未嘗
進諛臣於鎮與光之上然則先臣獨何
罪乎是疏也於先臣本無足辨然足以

誤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臣故不敢不
申爲之說至於張戒之默記荒謬不根
顛倒錯亂尤爲昭昭臣不敢以臆說與
戒辨請以高宗皇帝宸翰爲證戒之
言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與戒
言及先臣建儲之議云是丁巳歲先
臣因召對寔建此請又以爲謀報虜
酋將有所挾以入京師先臣與弼會
于九江舟中議所以沮虜謀者而及於

此既又託爲 玉音謂先臣雖忠而握
重兵於外此事非所當預次之以先臣
失措之狀又次之以薛弼造 膝之語
而斷曰飛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
哉熊克又從而信之筆之小曆上之史
院板而行之天下臣嘗捧書痛哭重歎
先臣之不幸而竊怪夫弼之果於誕也
夫丁巳歲 紹興之七年也先臣奉
詔至督府與張浚議劉光世軍不合遂

疑先臣有自營得軍意即日上章乞解
兵柄 璽書召還復畀以兵則與弼同
對蓋是年之六月也至冬十一月而劉
豫始廢則先臣 召還之時豫未嘗廢
也豫方據汴虜何自而有挾以入 京
之謀天正 資宗之名何預於虜使先
臣謂有益於 國本則可而謂以沮虜
謀固不若是其踈也臣之所辨亦既詳
矣然未有所據不足以折弼請言其所

據按野史等書載皆謂先臣當時因召
對罷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
雄偉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
至紹興十年虜再叛盟先臣灑泣厲衆
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幾以感動
上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爲親書
奏上之大略以爲今欲恢復必先正
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
不忘復讎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賜

御札褒諭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
之語臣嘗竊攷野史與弼之說而見其
時日之不同亦竊有疑焉及伏觀臣家
之藏詔究其次第而後知野史之載
爲可據而弼之說蓋甚誣也謹按虜人
寇河南之初先臣得警即乞詣在所
奏事御札報曰覽卿來奏欲赴行
在所奏事深所嘉歎既又曰俟卿出師
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及先臣奏已

遣張憲姚政軍 御札復報曰覽卿奏
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
中機會卿乞赴 行在所奏事甚欲與
卿相見既又曰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
事副 朕虛竚也先臣未及 覲 上
遣李若虛至軍 御札報曰金人再犯
東京賊方在境難以 召 卿遠來面議
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 量則是先臣
累請 面陳而不獲也然後親書達

儲之請密以奏上 御札報曰覽卿親
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
此即 天語而觀之決非區區具文之
奏而其 褒諭之語深切著明蓋直爲
先臣建 儲之議設也 御札之連文
曰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
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愴然致之時
事則其爲 紹興十年之詔也甚明是
先臣嘗密疏言於 紹興十年之後而

未嘗 面對言於七年之前是先臣因
興師請 覲不獲而後抗疏而未嘗因
諜報而欲立此以沮虜謀也况諜報之
事其為不根臣之辨尤明則弼所謂玉
音有非卿所當與之說卿自以意開諭
之說先臣有衝風吹紙之事怪其習小
措之事詎有一實哉年月先後之不同
面奏疏聞之有異弼其果於誕者按弼
之在先臣幕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

皆下吏遠徙獨弼不與偃然如故公議
皆謂弼舊居永嘉秦檜方罷相里居弼
足恭奴事以徼後福及在先臣幕知檜
惡先臣觀望風旨動息輒報以是獲免
於戾天下固知之矣臣竊以為小人苟
免以全身見利而忘義亦何所不用其
至初不足以污筆積獨忘 國而謀家
忘 君而謀身忘所知而謀所託既欺
一時以免其禍又託為游談聚議之說

矯 玉音而實其辭因它人之筆以欺
天下後世使人莫窺其奧其用心之姦
擠崖之嶮蓋非它人比也臣伏讀 國
朝之律偽 制書及增減而足以亂俗
者弃市 聖人立法之意抑以制書者
上之所用以信天下姦民敢矯而爲之
而其矯爲者又足以亂俗則雖寘之極
典誠不爲過夫 制書不可矯也 玉
音其可矯乎一時之俗不可亂也天下

後世之公其可亂乎原情而議法弼當
在春秋誅心之典臣獨惜夫 高宗以
宏略聖度致 炎興三十六年之治繼
中天二百餘載之業而秦檜擅命矯稱
玉音已不逃沈該等之奏論弼斷斷小
人亦敢駕說而矯誣又作爲 進對折
旋之義使人見之若親奉 天語者其
罔 上誣 君之心詎勝言哉遂使
洋洋 聖謨玉石不辨天下後世若之



何而可以取證也若夫戒謂先臣越職
取死爲宜書之簡牘傳之萬世岸然不
以爲耻則又臣之所甚未諭夫先臣爲
一身謀則固愚矣而爲社稷謀顧不
謂之忠乎又臣而一陳社稷之忠謀
讒臣已嫉而陷之諫官又和而劾之搢
紳士大夫之議又從而交非之則其不
幸豈特一時而止哉讒臣嶮欺固不足
算臣之所甚惑而不能已者蓋以諫官

